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一版

藤縣志

全二冊

定價：新台幣六四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一〇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疏輒，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光緒三十四年七月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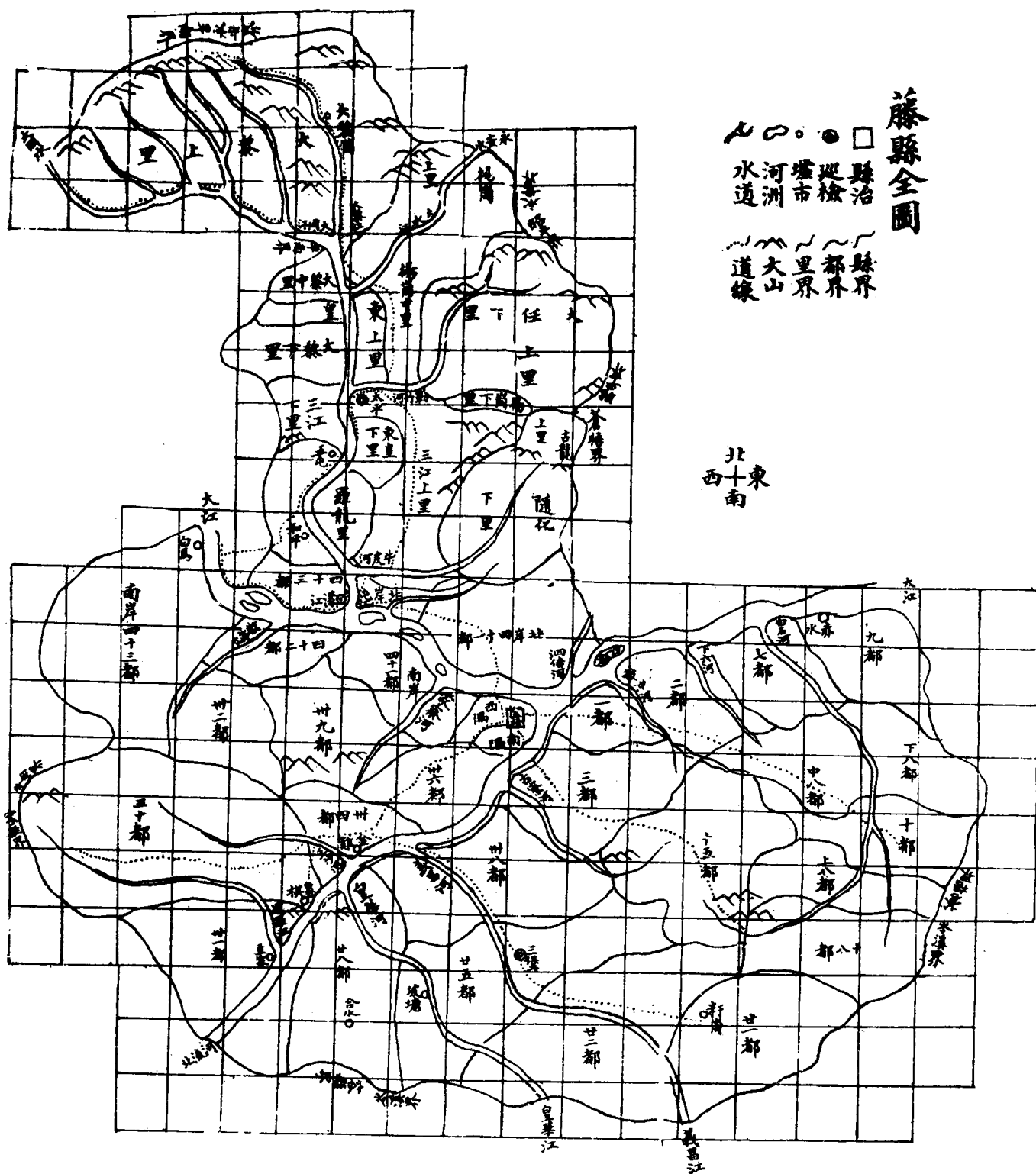
藤縣志

韋文林題

藤縣全圖

縣治 巡檢 墟市 河洲 水道
縣界 都界 里界 大山 道線

北
東
西
南



重刊藤縣志序

立國於地球上一國全部之構成皆地方之集合體故地方中重要之點恒與其國有關係焉比年以來吾國朝野上下深怵國勢之傾危欲謀地方之自治顧空言自治而於地方上之地理之歷史之學校之軍政之田賦之人物與夫一切關於各部分之重且大者均茫然昧然雖日編自治制度其能適合地方之風俗習慣哉志也者所以紀載地方中種種重要之點以備研究自治者之資料者也吾藤之有志由來已久嗣因兵燹頻經蠹魚常蝕殘篇斷簡幾附銷亡而能愛護之保存之以至於今者蓋已如希世之珍矣前年何君培軒同年任縣中學務欲編輯鄉土教科因訪諸故老購以重金而縣志一書始得之而藏于勸學所 陳公鴻初莅任仍恐其久而散佚失傳也乃慨然捐廉重行附梓而以蘇爰山先生手著之鐔津忠義錄及何君培軒同年所輯袁督師傳附焉惜史才缺乏近數十年間之事迹不能補而全之未始非一大缺點然文獻將亡而復存邑人士得誦是書愛鄉之心油然而生卽以誘起其愛國之觀念不文比因留學東瀛獲聞講師以

地方自治制度相講授歸國以來欲與邑中之有志自治者而討論之今適以省之自治局成立派僕爲文書課員行將赴省喜此志之重新出世而吾藤之興辦地方自治之得有所參攷也因勉而綴以言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春三月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卒業辛丑補行庚子 恩科舉人蒙

經謹序

序

藤邑舊有縣志一修於前明再修于

國朝嘉慶年間自咸豐四年頻遭兵燹邑乘就湮越十年邊令退齋蒞治其地心滋慨焉因不憚編輯散佚斟酌體例復勒成一書舉凡學校文章疆域田賦及有關於政事風俗者無不紀載而增修之較前志爲尤詳閱數月功竣請序于余時余奉

命陳臬兼攝藩篆每當綜理庶務之餘輒以風教之不克周知爲慮而因思夫邑之有志將以備輶軒之採擇非僅誌風土之傳聞也特司牧者視守土如傳舍或席不暇暖者有之否則等諸杞宋之無徵而志乘闕如焉能考鏡得失而令民風治術之蒸蒸日上也哉今邊令獨能於芟除滋蔓之餘興廢舉墜不逾年而文廟一新堂院復舊日得與都人士蒐羅掌故考獻徵文使闕典于焉大備其亦先得我心也此志成不僅爲藤之人幸尤願他邑之抱殘守缺者亦得次第而修明之將見遐壤荒陬無不涵濡於聖天子之教澤食舊德而服先疇焉是深有賴于賢有司之經畫也夫

卷之二

同治丁卯仲冬署理廣西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佛爾國春謹

(四)

藤縣志序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者是也藤之志有稱藤州舊志者則在有明以前稱金志郝志則不知何時梁志則崇禎十年香山梁昌之修也計四冊故老猶及見之今也則無

國朝嘉慶年間高秋崖修之軍興以來亦罕有存者杞宋之無徵可慨也夫同治四年余督學粵西時守斯土者吾鄉邊退齋先生梓里名宿也學問淵博凡經傳史記諸子百家無不備覽其弟松君名進士也觀政秋曹吾鄉登虎榜膺鶚荐多有出其昆玉門下者聽政之閒慨然於文獻之無徵不憚繁冗而修之六年丁卯冬十月書成凡天文地理禮樂文章忠孝節義兵農政治及古聖先賢科名人物無不備載郁郁彬彬誠一時之大文一邑之盛事也非才堪救時輿情交孚不能游刃有餘而爲此古人云良吏胸中有全志洵不誣矣讀其書者知天和感通年歲豐稔也地靈効順物產蕃滋也喜雨有亭公門桃李也春風入座學校菁莪也由是而裕

國課儲民財足賦稅之供尤宜備千城之選也祀先師表遺跡誌功德之盛更欲望科名之興也至若節義忠貞可以式薄俗福壽者壽足以化災氛傳贊詩詞文章之淵源有自烽火兵燹士民之修省宜勤也余職司採風情殷問俗預知藤之人心士習將自此蒸蒸日上也遂不揣冒昧而爲之序

同治六年丁卯冬十月督學使者榮陽孫欽昂謹序

地志源於班范爲史學之津梁其後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諸書皆合天下之輿圖而紀之至分郡分縣而作志類多蕪雜繁瑣泛濫而無稽矯其弊者如明朝邑武功二縣志號稱明潔而過於簡畧語焉弗詳甚矣非學備三長者未易言修地志也藤邑爲梧郡聲明文物之區兵燹之後舊志散燬無存邊退齋先生來宰是邦凡夫建祠宇葺廨舍百廢俱興復以邑志之脩去高秋崖明府已五十餘年爰復徵文考獻以成斯志凡夫戶口之登耗田賦之增減學校兵防之建置沿革紀載特詳使一邑之掌故犁然具存厥功偉矣戊辰春季予以權權來梧獲交先生見其宏深肅括竊心儀焉及授讀是志知循吏所爲迥異凡俗其經濟於此可見他日躡迹前賢列名此志循良之末可臆測而決矣憶道光丙午丁未間予以憂居里門儀徵吳文節公撫江西延固始蔣子瀟先生與予同脩省志纂述甫半文節移節之江子瀟歸里予亦繼登

朝籍其事中輟不數年江鄉叠遭兵革舊稿亦銷沉於劫火之中今觀先生之獨成是編也能不心折而慙然

卷之一

同治七年閏夏知慶遠府事辦理梧州釐務曾協均序

(八)

重修藤縣志序

邑志何爲而作也爲文獻之失傳而作也藤自三代以前無可攷漢始隸蒼梧郡晉始分置永平郡陳隱駐師焉唐屬邕州宋爲藤州明洪武十一年始改爲縣此藤邑沿革之大略也其星上應乎翼軫其地分統於女牛其人則馮當世袁元素世所稱三元四解叔姪祭酒父子榜首應運而起者代不乏人殆扶輿磅礴之氣一發而不可遏者宜其控三江凌八桂廣袤六百里戶口五十八都徵歷代人文之盛者也前賢之撫馭茲土及流寓此邦有大功於民不可磨滅者則有漢之馬伏波唐之李蒞師李青蓮宋延清李贊皇宋之狄武襄蘇子瞻子由黃山谷秦少游陳無己李泰發范致能明之解大紳程舜敷韓襄毅王文成或以文采風流輝映海內或以武功駿業震耀寰區不有志以記載之其不久而湮沒也幾何矣然而正不易言也自漢晉唐宋元明以來代有名人而邑志曾不一修明崇禎十年邑令梁公修之今其書失傳嘉慶二十一年高公修之迄今五十二年矣咸豐四年燬於兵板刻無存即各紳之存此書者又皆殘缺失次甚至以十金購一帙而不得

者此時不修異日欲修之而不能也雖然尤不易言也識淺者陋也學疎者庸也惜財者吝也憚勞者逸也尙華者浮也畏事者偷也余不敏中州下士汴水輕材因奮激於志乘之無傳毅然不計利害而爲之廼延請紳士胡君毓璫霍君康海卓君誠蘇君時學歐君華麟等詢以可否咸極力贊成之而藤之邑志復成繼自今戶口之多寡山川之險易民情之向背鄉俗之沿革與夫村堡之利害縣運之盛衰如在目前庶善者知感而不善者知懼是亦偃武修文之至意爲人心風俗一大補救也所愧知識謏陋或疎略之堪虞或採擇之未精或增刪之失當終不能免於大雅之誚也後有作者其匡余之不逮則幸甚

同治六年丁卯八月

知藤縣事 中州邊其晉纂輯並序